

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

劉長卿集編年校注

楊世明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長卿集編年校注/楊世明校注.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9

(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

ISBN 7-02-002668-0

I. 劉… II. 楊… III. 劉長卿集 - 注釋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17217 號

責任編輯:管士光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

中國紡織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 480 千字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1 625 插頁 2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 25.80 元

前言

一

劉長卿（七一八？——七九〇？），字文房，行八。祖籍宣城（今安徽宣城），家居洛陽，郡望河間（郡治在今河北獻縣東南）。他的上世今僅知其祖父劉慶約官至考功郎中，餘無可考。長卿出生地不詳，其存詩中最早的篇章已稱洛陽為故鄉，又說嵩陽（今河南登封）有舊居，可見至遲其少年時代是在洛陽度過的。他有詩說：「高文不可和，空愧學相如」（《酬包諫議估見寄之作》），可見他的名字，有以文壇司馬相如相期的意思，由此可以揣想到出身於一個詩書門第。

長卿早年久困場屋；安史亂起後方解褐授官，却又兩遭誣陷，長年貶謫；晚年始遷隋州刺史，而又因亂失官；其一生確實是坎坷多難。如以仕途之進退考之，其生平可分為下面幾個時期。

一、生長及讀書求仕時期（玄宗開元六年左右至天寶十四載；七一八——七五五；大致為三十歲之前）。長卿詩中可以考見的應試在天寶五載（七四六）至七載間，連續三屆，次次敗北。當時作的《客舍喜鄭三見寄》一詩有「十年未稱平生意」之句，由此可以推測他約在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前後當已始入科場。天寶初裴敦復任河南尹時他寫了《小鳥篇上裴尹》詩，抒發了「羽毛憔悴」、無枝可依的悲哀。天寶二載（七四三）前後他曾東游豐、沛、睢陽、陳留等地，乞親友

資助，這說明他不僅文戰不利，而且家境也頗困窘。天寶七載（七四八）落第歸嵩陽後，是否再入京應試，無詩可徵。天寶十三載（七五四）有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貢，皆須補國子學生及郡縣學生，方可聽舉。很可能長卿此時入東都國子監，并如《國史補》所云，他成了諸生的「朋頭」。究竟他何時第進士？據集中詩，天寶十四載冬安史之亂爆發，他便南渡到了蘇州。他的《祭閻使君文》云：「昔尉長洲，公為半刺，一命之末，三年伏事。」閻使君即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刺史閻欽愛，據《嚴州圖經》，閻欽愛是至德二載（七五七）十一月由蘇州別駕拜睦州刺史，那麼由至德二載上推三年，是長卿天寶十四載已任長洲（在今江蘇蘇州市）尉，居別駕嚴公治下。在唐代，縣尉通常是進士出身的初官，由此可以揣想，長卿登第似乎就在天寶十四載初，尚未釋褐而亂事發生，故乃南渡避亂而兼求官。這也就是他在《罷攝官後將還舊居留辭李侍御》詩中說的：「累辱群公薦，頻露一尉微。去緣焚玉石，來為采葑菲。」

二、尉長洲及貶南巴時期（天寶十四載至肅宗上元二年；七五五——七六一；約三十七歲至四十四歲）。天寶末，江東采訪使、蘇州刺史為李希言。長卿得任長洲尉，當由李的照顧。至德元載（七五六）冬，永王李璘擅自從江陵引兵東下，淮南李成式、江東李希言出兵討之，此一帶戰事發生。次年二月李璘兵潰被殺。元載末、二載春長卿曾往來揚州、潤州（今江蘇鎮江）與蘇州間，估計當是受有與戰事有關的任務。二載末他攝海鹽縣（今浙江海鹽縣）令，可能也出自李希言的賞識與提拔。可是正當他勉勉於政事時，却萬萬沒料到竟遭人嫉害誣告。由此他至德三載（乾元元年，七五八）的春天被罷去攝官，不久又被下長洲獄。這時李希言已移任浙東，繼任的節度使是鄭吳

之，從長卿有關的詩看，二人對他都不錯，他之得罪主要是錢糧上蒙受冤屈。他有詩說：「冶長空得罪，夷甫豈言錢？」（《非所留繫寄張十四》）獨孤及也說他：「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及之，臧倉之徒得聘其媒孽。」（《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這都能看出他致禍之所在與所由。他拘囚的時間不長，因為這年秋天他在昇州有詩，當時浙西使院治昇州，節度使領昇州刺史的是韋黃裳。到了乾元二年（七五九）春，長卿被謫為潘州南巴（今廣東電白附近）尉，由於同譴中有叩閭者，故朝命赴洪州條奏待審，因而他携家離開蘇州，到了南昌。他把家小安置在弋陽水邊，自己則寓居於附近餘干。這時曾經有量移近地之說，但並未成為事實，秋天仍被責赴南巴。他在南巴呆了整整一年。上元二年（七六一）春幸逢大赦，他束裝北歸，到達餘干，與客居附近的家小相會。此年秋，通知他回蘇州重推，於是他才得以重返一別三年的舊任官舍。這年劉展之亂平息不久，富庶的江南由於干戈攘擾，災害相仍，竟出現人食人的慘景。回到蘇州，他沈痛地發出「邑人憐白髮，庭樹長新柯；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見多」的慨嘆，真是恍若隔世！

三、佐幕淮南時期（肅宗寶應元年至代宗大歷元年；七六二—七六六；約四十五歲至四十九歲）。長卿北歸蘇州後，似已失官。寶應元年春天他在越州、杭州有詩，應即賦閑漫遊所為。但不久他就入淮南幕，而且在這年秋天曾奉使鄂州。次年為廣德元年（七六三），他在鄂州附近遇見貶為峽州刺史的故相蕭華的歸觀，作文祭之，自署殿中侍御史。這說明長卿佐幕淮南時兼有憲銜。連續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戡平，難民紛紛北歸，長卿北上穆陵關沿淮河東下時，只見瘡痍滿目、哀鴻遍野，他寫了有名的《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等詩。這年三月，李光弼部將袁孝剿滅了浙東台州的

袁晁起義。客居蜀中的杜甫寫出了「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的詩句，幾乎同時長卿也寫了《和袁郎中破賊後軍行過剡中山水謹上太尉》一詩，說：「剡路除荆棘，王師罷鼓鼙；農歸滄海畔，圍解赤城西。」可見他也是一個同情百姓却又反對百姓起來反抗的人。他這次參幕淮南，有近五年之久。到了大歷二年春，他被徵入京，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了京官。

四、官長安及再幕淮南時期（代宗大歷二年至六年；七六七——七七一；約五十歲至五十四歲）。長卿入京是任郎官還是入臺為憲職，難以稽考。那時的宰相是元載及杜鴻漸，杜移居長興宅，長卿有詩奉和，同時和詩的還有錢起、李嘉祐、皇甫曾等。長卿這時也嘗有灊陵別業，可知他生活比較優裕。到大歷四年，不知什麼原因他離朝南下，到了鄂州，在這裡寫有《夏口送徐郎中歸朝》詩。徐郎中指徐浩，大歷二年長卿曾在長安送徐赴嶺南任節度使，現在是送徐北上還朝。不久，長卿離夏口又回到弋陽山居，此時已經失官。大歷五年遊越，又遊潤州，又在常州營別業閑居，此別業與滁州刺史李幼卿的別墅相鄰。這年秋他到了揚州，《更被奏留淮南送從弟罷使江東》詩應即此時所作，說明他再次佐幕淮南，直到次年夏天。

五、出使湖南及任職鄂岳時期（大歷六年至九年；七七一——七七四；約五十四歲至五十七歲）。大歷六年秋冬長卿在長沙，曾與元結相會，也與辛京杲有應酬，當時辛京杲是湖南觀察使。長卿來此的使命是籌集錢糧。可見他此時已在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任上。次年春他離長沙返鄂州，常來往於鄂、岳之間。大歷八年（七七三），吳仲孺來鄂岳觀察使任，不久即與長卿有了齟齬，他為了截奪上繳中央的錢糧，誣陷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次年朝廷派監察御史苗仵就推，雖

然長卿得以減罪，但仍遭貶謫，這次是被貶為睦州司馬。長卿離鄂州東赴睦州司馬任應在九年，因為他在途中的詩說：「綠林行客少，赤壁住人稀。」（《和州送人歸復郢》）此年正月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泝漢江而上，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詩即指此。

六、謫宦睦州時期（大歷九年至德宗建中元年；七七四——七八〇；約五十七歲至六十三歲）。長卿在睦州司馬任上過着較閑逸的生活。他在這裡建有碧澗別墅。他的兩個女兒一嫁李穆，一適崔真父，而此時又喜得二子。他同李紓、朱放、崔載華、章八元、秦系、皇甫冉、嚴維等都有詩酬贈。睦州刺史先為蕭定，後為李揆，與長卿均相處甚好。居睦州六年後，建中元年秋，長卿除為隨州刺史。之任途中過南昌，有詩哭弔逝去未久的詩人張繼。

七、刺隨州（治所在今湖北隨縣）及閑居江東時期（建中元年至貞元六年；七八〇——七九〇；約六十三歲至七十三歲）。來隨州約一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心懷不臣，朝命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征討。建中二年秋，李希烈軍駐隨州境。未幾，破梁崇義。明年隨州為李部所據，長卿隨李希烈至蔡州，有《獻淮寧李相公》等詩。年底，李希烈謀叛，長卿大約就在建中四年（七八三）初逃離蔡州，至揚州女壻李穆處避禍。貞元元年（七八五），攻占隨州的李希烈將李惠登以城降，朝廷即授之為隨州刺史。長卿可能見復職無望，乃決定渡江終老江南。貞元二年（七八六）朱放由京口赴上都，長卿有詩送之。貞元五年（七八九）曾在揚州送梁肅入京。貞元七年春秦系在南徐會見權德輿，已稱劉為故隨州劉君，則長卿之亡至遲在貞元六年。

總觀長卿一生，晚登科第，身逢離亂，兩遭貶謫，久棲江湖，官至刺史，未容建樹，的確是不

幸的。

二

長卿為人幹練而剛直，常為小人所忌恨，在那樣的社會裏，這不免樹敵買禍。高仲武說他「有吏幹，剛而犯上，兩遭貶謫，皆自取之」，可謂得其肯綮。但長卿性格之可貴也在於此。他其實是對人很寬厚的，像為李林甫害死的裴敦復，貶謫江淮十年之久的李揆，貶黜而死的故相蕭華，死於道州貶所的崔渙等等，他對他們都不忘舊恩，生死不渝，對比當時炎涼的世態，這一點很難得。不過在政事上，他是很認真的。他雖然出身詩書門第，但上世似乎并非大吏富紳，所以家境并不好。多年的窮困，加上屢敗文場，這都打擊、傷害了他的進取心。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又恰好是由繁盛跌入衰亂的大轉折，正如他嘆息的：「時艱方用武，儒者任浮沈。」（《寄萬州崔使君》）他同很多文士都看不到希望所在。由於這些原因，他自然會接受當世盛行的佛道思想。他每住一地，都愛出入寺觀，與和尚酬贈的詩尤多，他詩中常有「忘機」、「息機」及與鷗鳥為群的話，對隱居表示出欣賞與留戀。不過，他一生遵行的主導思想仍是儒家的。只看他每當除官，便顯得那樣認真、積極、堅持原則，以致直行招嫉；而每受誣害，又是那樣怨憤不平，連聲哀歎，這也就可以從感性上認識長卿的內心是並沒有接受佛道的空無與超然，而是很執著於事功與是非的。有人評他的詩「閑曠」，這是只看到局部與表面，是不全面的。所以總的說，長卿從少到老，都在追求仕進與功業，但常常碰壁，常常受挫，也就常常以佛老及隱逸作為自己自寬自解的良方。這種仕隱的進退升沈困擾了他

一生，也直接影響到他的詩歌創作。

長卿的詩，在思想性方面常為人所不滿，認為太單薄了。其實，這不單是他個人的缺點，大歷前後的詩人差不多都有這種局限。這是時代造成的。相比之下，長卿詩算是內容比較豐富的。

在開元、天寶時期，他寫了一些邊塞詩。由於沒有出塞的親身感受，這些詩純出模擬，很難說有多少深刻的認識，但卻表現了他的理想、抱負，顯示了他不凡的才情。像《平蕃曲》、《疲兵篇》、《從軍行》，表達了對衛國將士的崇敬之感，對有功不賞的征人充滿同情，愛憎鮮明，可以看出詩人奮發有為的人生態度。

他東遊途中和人京應試時的一些詩，歌頌真誠的友情，抒發客遊中的鄉思，反映了封建社會下層士人在生活中掙扎的辛酸。《小鳥篇上裴尹》也是抒寫其無由上達的低迴婉轉的哀歌。這些詩都具有一定社會意義。

至德、廣德間是國家、人民遭受空前浩劫的時期，他個人也受到離鄉背井之苦。孤獨、徬徨、哀傷、憤怒、感慨，種種複雜的心理感受化成了詩。這是他一生創作力最旺盛而又多產的時期。雖然他不像杜甫那樣曾處身於戰爭的漩流之中，更沒有杜甫那偉大的胸襟、氣度，但作為一位正直而敏感的詩人，他仍對國家的時局表示了關注。如《松江驛樓北望故園》、《吳中聞潼關失守因奉寄淮南蕭判官》、《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旅次丹陽郡遇康侍御宣慰召募兼別岑單父》、《送張繼司直適越》、《送從兄昱罷官後之淮西》、《時平送范倫歸汝州》等，都表現了嚴正的立場。他在詩中罵安祿山背恩，有如禽獸，也斥責那些負恩的降臣，感情相當激切。

他受誣入獄所作的幾首詩，反映了當時吏治的腐朽，可以讓人看到亂世中的黑暗。

他兩人淮南幕期間，也有一些詩描繪出時代的投影。如《奉使至申州傷經陷沒》、《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新息道中作》等詩寫出了連續八年的戰亂所造成的深痛災禍，《送盧侍御赴河北》表達了亂定後的喜悅，這都能說明詩人對社會、國家是充滿熱誠與關切的。

他任職長安期間，正逢朝廷大收青苗錢以充官俸，他一再寫詩請那些奉命到地方上聚斂的朋友要憐恤百姓，說：「山東征戰苦，幾處有人烟？」（《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當苗稅充百官俸錢》）「南楚彫殘後，疲民賴爾憐。」（《送青苗鄭判官歸江西》）作為一名官員，這種態度很難得，這反映了他的善良。

在任鄂岳轉運留後及睦州司馬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社會逐漸穩定，經濟有了恢復，他的生活也較有好轉，這時的詩作對社會形勢的反映減弱了，但也時有觸及。如在大歷十年他寫了《奉和李大夫同呂評事太行苦熱行兼寄院中諸公》詩，譴責田承嗣割據作亂，頌揚朝廷的「天討」，其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割據的立場同過去完全一樣。在睦州寫的《送州人孫沅自本州却歸勾章新營所居》詩，有「詩書滿蝸舍，征稅及漁竿」之句，則表示對當時重賦的不滿。這都說明他仍關心時事、憐恤黎元。

他還有一些寫景紀遊詩，如《岳陽館中望洞庭湖》、《湘中紀行十首》、《龍門八詠》、《清明後登城眺望》、《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等等，寫得情景相融，十分優美，有很高審美意義，其價值也不可低估。

此外，他也寫有如《經漂母墓》、《過桃花夫人廟》、《南楚懷古》、《登餘干古縣城》、《長沙過賈誼宅》、《登吳古城歌》、《銅雀臺》等懷古詩；《斑竹》、《聽彈琴》、《雜詠八首上禮部李侍郎》等詠物詩。當然，他寫得最多的是酬贈、送別之類詩作。這些詩或自傷沉淪，或感歎不遇，或珍重友情，或企羨隱逸，內涵也很豐富，其中佳作也不少。

三

長卿的詩在藝術上有很高造詣。胡應麟說：「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盛唐當推摩詰，中唐莫過文房，晚唐無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諸體皆然，由其才特高耳。」這一評價並不過分。他的五絕，篇篇可誦。五律寫得最多，佳作屢見，成就最高。五古有盛唐餘風，以此高標奉他為名家。他的五排，才氣橫溢，情感充實，杜甫之外，堪稱作手。他自稱「五言長城」，名實相符，絕非大言欺人。他的七絕有三十餘首，名篇甚多。七律尤為前人推重，許為中唐之首。七古則較弱，亦偶有佳篇。他在開元、天寶間以古體詩為主，尚有渾樸雄厚之風。至德以後以近體為主，逐漸形成一種清淨蒼秀的風格。這種變化是時代使然。長期的戰亂使強盛的大唐帝國一蹶不振，元氣大傷，詩人們懷着抑鬱苦悶的心情，已不可能再唱出高亢入雲的盛唐之音。當然這也是唐詩自身發展的結果，李、杜在前，後人只能在工秀縝密、奇巧變化等方面生新，另尋蹊徑。長卿正好是詩風轉變的先驅人物。清人賀裳說：「隨州始有作態之意，實滄暑中之一葉落也。」就指出了長卿在詩風轉變中的地位。大歷詩一般缺少理想與激情，缺乏豪氣與魄力，詞氣婉弱，氣骨頓衰。這時的詩

人們一般愛寫近體，工於鑄語，習慣把憂患餘生的種種細微複雜的人生體驗，通過敘事寫景曲折深致地抒發出來。他們實際是繼承着王維後期的創作道路。長卿是大歷詩開風氣的人物，同時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位，有着他獨自的藝術個性。賀貽孫在其《詩筏》中說：「劉長卿詩能以蒼秀接盛唐之緒，亦未免以新隼開中晚之風。其命意造句，似欲攬少陵、摩詰二家之長而兼有之，而各有不相及、不相似處。其不相似、不相及，乃所以獨成其為文房也。」這話是說得相當中肯的。

長卿詩以情韻勝。他最擅長寫景抒情，以景語寓情，情蘊景中，韻致深長，富於畫面感，很有感染力。這是很成功的形象思維。像「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送靈澈上人》）；「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岳陽館中望洞庭湖》）；「寒渚一孤雁，夕陽千萬山」（《秋杪千越亭》）；「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別嚴士元》）等等名句，難以遍摘。他又工於鑄語，富於巧思，注意字句錘鍊，顯得秀雅有味。如「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新年作》）；「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白雲留永日，黃葉減餘年」（《初到碧澗招明契上人》）等等，方回說的「細淡而不顯煥，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觀而已」，指的應該就是這類詩句。還有一點也較明顯，就是他的詩中的意境、意象，往往帶着一點衰頹、蒼涼。他最愛使用白、青兩種色調，像白屋、白首、白雲、白月、白髮、白日、白蘋、白鷗、白雪、青山、青松、青楓、青草、青袍等詞，集中屢見。青山、夕陽、黃葉、白雲、滄洲、草色等形象出現得最多。這不僅渲染出一種冷寂的氣氛，而且也顯示出衰敗的圖景。像「萬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陽」（《移使鄂州次峴陽館懷舊居》）；「青山空向淚，白月豈

知心」(《赴新安別梁侍郎》);「世交黃葉散，鄉路白雲重」(《和州留別穆郎中》);「江上月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源中丞》)等等，刻畫的意境都很美，但都透出一些蕭瑟與衰頹。這說明詩人的心靈是時常伴隨着孤寂與傷感的。這種定勢造成了他詩中選詞造句的習慣性。高仲武說的「大抵十首以上，語意稍同」就是這個原因，而並非是什麼「思銳才窄」。

其實長卿頗為博洽，他在排律裏極愛用事，而且往往使典極切；律詩裏用典不多，但也有很巧的。如《至德三年春正月時謬蒙差攝海鹽令聞王師收二京因書事寄上浙西節度李侍郎中丞行營五十韻》，這是集中最長的一首詩，為五排，幾乎句句用典。詩中有「久客田園廢，初官印綬輕。榛蕪上國路，苔蘚北山楹」這樣的話，寫自己仕隱的矛盾心情。「北山楹」用南齊隱士周顒事，顒先隱居北山(今南京之紫金山)，後出仕，故孔稚圭撰《北山移文》以諷之，中云：「至於還廬入幕，寫霧出楹。」長卿詩語出此，這是很切自己身份的。更巧的是周顒出仕是任海鹽縣令，而長卿現在亦攝此任，這就巧得若合符節，令人歎賞了。又如建中元年(七八〇)他赴隋州任時，路過南昌，當時張繼夫婦相繼逝去，長卿乃痛哭臨弔，寫了《哭張員外繼》一詩，云：「二星來不返，雙劍沒相隨。」這也是極切的。因為豐城劍氣的事就發生在南昌。掘得雙劍，後張華亡，其一劍飛入水，未久雷煥子經淺灘，其所佩另一劍亦躍入水，唯見有二龍相隨。這用來形容張繼夫妻之亡，表達敬重痛惜之情，也是極精當的。此外如秦系之妻為謝氏，後離婚，長卿作《見秦系離婚後出山居作》，云：「鄰氏誠難負，朱家自愧貧。」用王獻之、朱買臣二典，不僅均切離婚事，而且兩事均出山陰，

秦系亦越中人，貼切之至。此外如《寄會稽公徐侍御》，為贈書法家徐浩詩，徐為越中人，時居京，為王傳，長卿詩云：「秋風想越吟」。至切。又《長沙過賈誼宅》詩，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即用賈誼《鵬鳥賦》句意，運典而無痕迹，的確是很高明的。

四

長卿的別集，宋人著錄的為十卷。如《新唐書·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如此，內詩九卷，文一卷。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同，唯《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卷。而陳振孫又稱「建昌本十卷，別一卷為雜著」，則宋時有詩十卷、文一卷的十一卷本。

今存長卿集版本甚多，按其編次體例，大致可歸為三個系統。

其一為宋蜀刻本《劉文房集》十卷，內詩九卷，文一卷。此書清時即僅存一殘本，留第五至第十卷，共存六卷。第五卷首葉鈐有正書「翰林國史院官書」七字朱文長印。行款為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顧廣圻《百宋一廬賦》、瞿鏞《常熟瞿氏藏宋元本書目》、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陳揆《稽瑞樓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等清人書目均有著錄。今藏北京圖書館。

其二為明銅活字印本《劉隨州集》十卷。不載文，全為詩，按體類編次，與宋蜀刻本及他本均不同。行款為頁九行，行十七字。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曾著錄。收入《唐五十家集》，今已影印。

其三為明弘治十一年戊午刻本《劉隨州文集》，凡十一卷、外集一卷。十一卷中有詩十卷、文一卷。外集一卷收詩十首，全與集中詩重出。集內第二卷《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當苗稅充百官俸錢》一詩，題中不書「勾」字，注曰「御名」，可見猶避趙構諱，其為南宋本翻刻無疑。行款為頁十行，行十八字。有陝西按察副使韓明跋，謂書為臨洮守李紀刻。此後又有明弘治十三年庚申刻本，乃就戊午本翻刻，為隨州守李士脩刊印。有宗彝序，近湖外史跋。再後有明正德十二年隨州刻本，有湯鑑序，陳清後序。此本刪去文，故僅存詩十卷、外集一卷，然行款一如前二本，亦為翻刻。涵芬樓《四部叢刊》之長卿集即用正德本影印。此外，明嘉靖庚戌毘陵蔣孝刻《唐十二家集》本《劉隨州詩集》十卷、外集一卷；清康熙席啟寓《唐百家詩》本《劉隨州詩集》十卷；《四庫全書》抄錄鄒炳泰家藏本《劉隨州集》十一卷；光緒《畿輔叢書》本《劉隨州集》十一卷；《全唐詩》中之劉長卿詩五卷等，也都與明弘治本大同小異，屬於同一系統。他們的祖本其實是與宋蜀刻本不同的另一南宋刻本。這一系統的本子，有的詩文兼存，有的則存詩刪文，相互間也是有差別的。

也有個別刻本，未能寓目，詳情不明，因此以上三種本子之外是否另有源流，難以判斷。

五

本書在原著文本上，以明弘治十一年戊午臨洮刻本《劉隨州文集》十一卷為底本（簡稱底本），其外集一卷全為重出詩，逕刪去。

本書以下列各種本子參校：

宋蜀刻《劉文房文集》殘本（簡稱宋本）；

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劉隨州集》（簡稱活字本）；

康熙四十一年席啟寓《唐百家詩》本《劉隨州詩集》（簡稱《百家詩》本）；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本《劉隨州集》（簡稱《四庫》本）；

《畿輔叢書》本《劉隨州集》（簡稱《畿輔》本）；

《全唐詩》所收劉長卿詩（簡稱《全唐詩》）；

中華書局影印宋配明刊本《文苑英華》（簡稱《文苑》）；

明汪宗尼校訂刊本《唐詩品彙》（簡稱《品彙》）。

校勘中參考的尚有以下各書：

《四部叢刊》影秀水沈氏明翻宋刊本《中興間氣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十種》中之《極玄集》（據元至元本排印）、《又玄集》（據日本江

戶昌平坂學問所官本排印）、《才調集》（據《四部叢刊》影述古堂影宋寫本排印）；

《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唐文粹》；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樂府詩集》（簡稱《樂府》）；

中華書局據明本校訂排印本《唐詩紀事》；

中華書局影印清嘉慶原刊本《全唐文》。

本書校勘務求簡要。凡底本無誤而他本誤者，不出校記。凡各本有異文，如明顯可斷定底本脫訛者，改正底本文字，出校記說明；若遽難甲乙，則列出異文，供讀者參酌。個別文字底本疑有脫誤，然無版本依據，姑不改動，僅作考釋。凡顯係書寫手誤者，逕行改正，不出校記。

本書按詩、詞、賦、文次第，各體編年排列。其中詩分為編年詩、未編年詩兩部份。編年詩又分若干時期。每一時期中，確年可考者，依年月編排；僅可判定其大致時限者，則次於此一時期繫年詩之後。

本書注釋，一般以第一條為解題，重在繫年考證，發幽鉤沈，不辭繁瑣。至於注解詞語典故，則務求簡明，凡較常見者，不一一引列書證。

長卿詩有與他集互見而實即長卿作者，有互見而歸屬難明者，有佚於集外者，情況較為複雜。今統計底本有詩凡五〇八首，他本多出七首，集外采錄二首，共五一七首。此中有二首實為詞，今單列。重出者有七首，又有二首每詩誤分為二。除去詞及重出詩，實際有詩五〇六首。其中歸屬難定今姑存疑的共二九首。明確屬於長卿作的凡四七七首，其中四二〇首已編年，有五七首未編年。

長卿的文，底本為十一篇。《鐵輔》本多出一篇《湘妃詩序》，文中有「韓愈《黃陵廟碑》曰」云云，其為妄加無疑，今不取。按舊集賦與雜文分次之通例，今將《冰賦》一篇單列。

長卿為有唐名家，前人之選本多有選評。今將所輯其論篇章之語分附各詩之後，名曰「評說」，而將總評其詩之言論，附錄於後，俾資借鑒。為便研究劉集版本及其人生平，另附序跋題記、傳記資料及所撰年譜，並供參考。